



岁月悠悠

蔷薇花开

□王明勇

家乡有条美丽的母亲河——蔷薇河，两岸生长着一簇簇野蔷薇，散布生长在两岸河堤滨岸上。这条河历史应该不长，我们家乡里下河地区原先是一片汪洋的射阳湖，黄河夺淮，后逐步淤积成浅浅的芦荡滩涂，后来才大面积围堰筑坝，排水垦荒，成为沃土良田。我记事的时候，家乡还有好多芦荡滩，出门重要的交通方式就是撑船。

今天的蔷薇河成为里下河地区重要的泄洪与航运通道，是通向黄海射阳河的重要支流，也是我们几个乡镇居民工农业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滋养着一方生灵。有关蔷薇河的美丽传说有几个版本，但我是这样分析的，从最南的村庄到北边，家乡的这些村庄都有美丽的名字：苗庄、花垛、蔷薇、藕蓬庄、竹园……在清末，还没有真正的河堤连络相串这些村庄，不过家乡人热爱生活的情趣从“洪武赶散”而来，从战乱荒年的中原带来。

一颗蔷薇种子跟随着上游客水流落这蛮荒芦滩，生根发芽。也或从姑苏城内富商官宦家的院墙边，被先祖带着一锹泥搭船，带到茫茫湖水的芦荡荒地上再生蓬发。

六七岁的我曾一个人从离蔷薇河三里路的家里偷溜到河边，看看她为什么叫蔷薇河，大人讲的蔷薇河传说是真的吗？我掐了好多蔷薇花，红的，白的，粉红的，也第一次被蔷薇花刺伤。小小蔷薇绿叶，细长蔓生的枝条，暖暖的阳光照射下花色特别好看，也特别幽香。小蜜蜂与一些不知名的小飞虫在花朵上飞来飞去，偶尔跳出一两只小青蛙吓得我头皮发麻。还看到几条南来北往的客船，拉响的汽笛仿佛今天都能感觉到余音不绝。

后来读小学，我先后与蔷薇河西转来的两位女孩同桌，她们都爱笑，都喜欢穿着美丽的花衣服。她们家都住在蔷薇河边，我分别问过她们，蔷薇姑娘是不是她们那里的？多年后听说，当年那位同桌女孩十几岁的花季就病逝了，是不是化成蔷薇花呢？

由于自己喜欢追溯历史的原因，我逐步收集到更多关于蔷薇河的故事，也曾从最南的射阳湖镇到最北的收成村沿河穿村访旧居看风景。对蔷薇河有了更深层认识，这条河不但哺育了好多先贤与能人志士，还有更多红色故事。印象最深的是1941年4月的一天深夜，17岁就在福建宁化老家投身革命，时年27岁的团政委吴载文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壮烈牺牲在蔷薇河畔。同年日军从蔷薇河南边的西射阳乘30多艘汽艇，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新四军七旅层层阻击，尤其是二十一团三营九连奉命在收成村境内蔷薇河边与准备登岸的大批敌人顽强作战，为后方军部与华中局赢得转移时间。还有好多英雄在他们年轻的花季，为了民族，为了人民献身在美丽的蔷薇河畔。

就是这条两岸长满带刺的野蔷薇的蔷薇河，曾给我好奇，给我美好回忆。因我是喝着蔷薇河水长大的，我深情地爱着这条河，春天河水缓缓东流，蔷薇花蕾萌发，一直到秋高水涨的深秋，蔷薇花谢。我们会永远铭记在这蔷薇花开的时节，许多革命先烈化成一朵朵鲜艳的蔷薇花竞相绽放。

思念无尽

发面卷子

□刘金标

傍晚时分，天边的晚霞如一幅绚丽的画卷正缓缓铺展。然而，家中却被一片无奈的氛围笼罩着——供电局的工人正在抢修电路，这使得所有用电炊具都成了摆设。无奈之下，老婆只好拿出罐装液化气，打算蒸一锅发面卷子。她熟练地将卷子码进锅里，静静等待着把卷子变得蓬松柔软、熟透。可还不到半个小时，原本熊熊燃烧的火焰变小，最后竟渐渐熄灭了——液化气用光了。

发面卷子没蒸够40分钟，只能提前起锅。我随手拿起一块发面卷子咬了一口，卷子中间没熟透，粘牙。就在这一瞬间，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奶奶曾经为我做的发面卷子的味道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的眼睛瞬间湿润了……

当年，奶奶一个人住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茅草房里，里面有一台草锅灶，烟囱从墙肚里通向外面，时间长了烟囱不通，烧起火来浓烟滚滚地从添柴火的门里冒出来。因长时间烟气熏染，小屋内到处是乌黑的灰，夏天还从屋上的竹子桁条上滴下黑油般的污秽，屋内整天都是浓重的烟熏味。

十五岁那年，我家的两间茅草屋年久失修，轰然倒塌，我们母子只能挤在奶奶家。晚上，奶奶、妈妈和妹妹三个人硬挤在不宽的床上。没有床，我捡来两块破木板铺搭在她们床旁，不到一米宽，夜里睡迷糊中翻身不知跌过多少次。

为了挣钱能尽快盖两间小瓦房，不为难奶奶，母亲农闲时带着我和妹妹外出讨生活。想把讨来的粮食卖成钱，一部分给我准备下学期书杂费，一部分准备买砖瓦等建筑材料。

老人家平时省吃俭用，自从在她身边后，奶奶总是做发面卷子或玉米干饭，菜是上锅炒或煮，偶尔放学粉条或豆腐，老人家想办法让我吃饱、吃好。

每当发面卷子吃完，奶奶就忙着用水泡“引子”（面粉制作的老酵，又称酵糕），在“引子”泡开后抓一把面粉搅拌均匀，等待发酵。看到发酵后的液态“引子”，奶奶这才抬起袖子露出手腕，倒入“引子”在装好的面粉里，兑上适量的水后佝偻着身子揉面。揉面是体力活，不一会儿，奶奶累得气喘吁吁，额头布满细密的汗珠。揉均匀的面团再等待发酵，奶奶为了面团发酵快，常常蒙上塑料膜放在太阳下晒。发酵好的面团粘上面粉放桌上继续用力揉，排气、揉实后切成小块。然后在竹篾子上铺上菜叶或芦苇叶，把生的发面卷子一块块摆好，留下足够的空间，盖上锅盖，让卷子“醒”十几分钟。在准备生火前，奶奶不忘拿出一张火纸用水浸泡后贴在锅盖上，她说火纸在锅盖上干燥就说明卷子熟了。

有一次，奶奶为我做发面卷子，贴在锅盖上的火纸快干燥时，不巧烧草没了，奶奶出门取草时我偷偷地在火纸上洒了些水。待火纸干了，锅里的水早干了，竹篾子糊了，发面卷子也糊了。因奶奶草锅灶烟囱堵塞，每次生火烧菜煮饭烟雾均从添柴火的门里往外冒，常常呛得人咳嗽不止。屋里一直充满烟熏味，所以发面卷子焦糊了也闻不出来。奶奶不住地自责：“唉，我怎么忘记水没有放锅里？糟蹋了粮食呀！”我听了奶奶的话，心里难受极了，懊悔不已。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嫌弃奶奶做的发面卷子不好吃了，那是奶奶对我的一片爱心。

两年后，母亲终于盖了两间瓦房。新盖的房子离奶奶家有一里多路，奶奶至少一个月做一次发面卷子给我吃。可是好景不长，1991年的中秋后，奶奶卧床不起，有时犯糊涂闭着眼睛呼我的乳名说：“小虎，那篮子里还有卷子。”我含泪取过篮子看时，里面有老人家不知啥时摘的几个青辣椒，已经干瘪了。那年深秋，奶奶走了，享年84岁。

此时，我走出厨房，含泪仰望星空，天上繁星闪耀。我相信奶奶一定化作某一颗星星，正满含深情注视着她的这个乳名叫“小虎”的孙子。如今，奶奶走了35年，可她的音容笑貌，那满含爱意的发面卷子的味道依然深藏于我心，让我的人生旅途中永远心怀温暖与感恩。

往事难忘

坐轮船

□宋孝林

坐轮船出行，对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并不陌生。那段记忆，在我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

爷爷的姐姐和姐夫——我们唤作姑奶奶和姑爹爹，住在原武进县龙虎塘人民公社潘市大队。每逢春节前，爷爷的几位外甥会提前一个月来信，邀他去过。爷爷有时应下，有时嫌路途遥远便婉拒。若外甥们收到爷爷决定去的回信，便会专程来接。

具体时间已记不真切，约莫是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随爷爷出过这趟远门。

父亲说，这一路比较辛苦，就别带孩子了。爷爷却说，让孩子锻炼锻炼，也不是坏事。

同来接爷爷的两位表叔也说道：“有我们在，等着没事，明天下午就能到。”

父亲拗不过我，只好让我跟着去。出发那天中午，天空飘起了大雪。没过多久，地面便白茫茫的。

唯一的选择，就近坐轮船出行，码头位于义丰人民公社童葛大队东侧，大家都爱叫它“十字河”码头。去码头的路，要经过石庄、张村、殷古、童葛等大队，十多里路，路况不一，有的铺了薄薄一层砖渣，不少仍是泥泞土路。

到码头时，布鞋已湿透。一位表叔怕我冻着，拿出母亲为我准备过年穿的新布鞋，安慰道：“脏了不怕，回头再洗。”

每日从盐城发往镇江的轮船，只此一班，我们习惯叫它“镇江班”。船到码头的时间，误差往往不小。那天下午，我们四点多就到了码头，买好票，便静候着船来。

着急了，还不时从候船室冲到码头上，看看是否能够看到轮船的影子。

当我冲出来的时候，爷爷就会将我拉进屋内：“不要出去了，外面冷，地面滑，假如掉入河里怎么办？再耐心等会儿。”

等了约莫一小时，终于听见轮船靠岸前的鸣笛声。

接着，两名船务员拎着绳编的靠球，小心翼翼地让轮船靠到码头上，又连连提醒起来。

这趟轮船，其实是由两艘船组成：一艘是带动力的小船，我们叫它“轮船头子”；另一艘是载客的拖船，我们叫它“舱船”。“轮船头子”拖着“舱船”，在宽阔的大河中破浪前行。说是破浪前行，其实速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进了舱船，一股夹杂着混浊气味的暖意扑面而来。舱内拥挤不堪，人挨着人，有的干脆坐在行李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偶尔，船务员拎着暖水瓶，侧身挤过。谁要热水，他便往乘客备好的玻璃瓶里倒上一点，能有半瓶已算不错。若是饿了，只能啃自带的干粮。

半夜时分，船舱猛地一阵剧烈抖动。紧接着，船就停住不动了。正当大家纳闷时，船务员无奈地过来告知，“轮船头子”搁浅了，试了几次想倒出来，可无济于事。夜里施救不太方便，只能等到天亮再想办法。

“轮船头子”搁浅，这是极难遇上的事。这次许是大雪纷飞，影响了驾驶员视线，才有这意外。所幸有惊无险。

抵达镇江，已是次日下午。随即转乘公交至火车站，再坐火车到常州。出站时，夜色已深。

剩下的二十来里路，只能靠双腿继续走。一位表叔说，他认得近道。走上那“近路”，才知是乡间小道，有的路段竟是田埂，深一脚浅一脚，探着走路，十分艰难。

到达姑爹爹家，已是第三天凌晨。裤腿沾满泥浆，人几乎成了泥塑。

什么也顾不上了，抵达目的地，大家如释重负地“呵呵”一笑。接着便烧水洗脚，填饱肚子，然后一头钻进被窝。

如今，“镇江班”早已消失，可家乡的大河依旧蜿蜒奔流，比起从前更加繁忙，既诉说着往事和艰辛，也见证着今朝的喧嚣和发展。